

新近发现的陆云龙传记资料 《陆蛻庵先生家传》及其他

井 玉 贵

陆云龙、陆人龙兄弟是明末两位重要的小说作家。鉴于陆氏兄弟所创作的四部小说(《型世言》、《辽海丹忠录》、《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清夜钟》^①) 在明末清初小说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学术界多年来一直注意搜寻二人的生平资料,然而长期以来收获甚微。《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所发表的胡莲玉先生《陆云龙生平考述》(以下称《考述》)一文,利用新近发现的陆云龙传记资料《陆蛻庵先生家传》(以下称《家传》)及其他相关材料,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陆云龙的生平和思想,将陆氏兄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过,对于《家传》中的有关记载,《考述》并未作出必要的说明,这可能是当时尚未找到其他相关材料的缘故;因为《考述》未将《家传》全文引录,也没有交代《家传》所在的《新镌启牒大乘备体》藏于何处,所以研究者是很难对《考述》中所存在的上述问题,作出自己理性的判断的。为了给研究者提供便于征引的完整资料,同时弥补《考述》中的缺憾,笔者谨将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中的《新镌启牒大乘备体》^②所附《家传》,全文抄录如下:

府君讳云龙,字雨侯,号蛻庵。曾祖自海宁迁钱唐,四世矣^③。为钱唐诸生。幼颖异。十一岁,喜观《通鉴》诸书。十五受业同邑钱天岑先生,遂通诸经子史,工古文诗歌。尝自谓钱先生功,未易忘也。长益博综,于先代暨明典故尤晰。始应童

子试,受知邑侯朱公上禺。然数奇,屡扼于学使者。因发愤订同志者六人,为文字会,以道义诗书相勗。久之,补弟子员。素伉直,不能容人过。有小失,或文字之疵,正色规之。六人者亦量其无他,务自磨濯。时家业中落,仅余一亩之宫,辟小池,栽花竹,时引诸同学,谈艺考业,出樽酒相欢,不以贫为念。孝廉丁叔介劝勿为古文词,专意举子业。而终困场屋,遂弃去。从淮南李廷尉映碧、金沙王左谏勉斋、四明沈侍御友荪诸公游,时时出入京师,间为诸公草章疏^④。叹息言:“予不获自用,幸因人维挽之。”而沈侍御尤敢言,为作责难三疏,感慨激烈,友荪抵掌称快,不待旦而上。曰:“利害勿相尤也。”然亦竟得温旨。性介洁不苟合。一二知己,未有不爱慕敬信者。李廷尉交三十年,鼎革时,以武林兵冲,属移家昭阳,分宅而居,内外事咸推心相谏^⑤。吴桥成兵部潜民,乍会于金坛,一见如旧识。时潜民自戍所特召车驾主事,鉴于时事,雅不欲行,贻书促之。潜民太息曰:“他人不足信,雨侯言是也。”赴都不半载,遂死闯难。王吏部辅哉语人曰:“予目中独见一陆雨侯耳,曾得一字干人否?”选明文成,张西铭寄语:“去艾东乡文,当以东西浙领袖相属。”答曰:“何所见而选耶?”时东乡、太仓相左,太仓方执复社牛耳,人竞思附。终不为改也。乙未年六十九,遂归不复出。知故皆凋落,岑斋杜门,不与讌会。日握管著作,成《两都赋》万余言。或因时所需,若启牖之属,日积成帙。丙午初秋得疾,年八十矣,即书遗命。取近年所著,各为序以授树。中秋后一日而殤。殤前四日,犹卧榻上作闺中所问明史策将千言。府君孝友谦抑,恂恂不欲上人。十八岁失怙,居丧毁瘠如礼。奉两母,抚弟妹,人咸称之。孽兄方搆外侮,后不能自存,仍赙恤之。友爱胞弟君翼,不忍析箸。弟喜自私,终不怨也。所撰述有《明文归》^⑥、《明文奇艳》、《行笈必携》^⑦、《十六名家》、《翠娱阁近言》^⑧、《近思录删》、《性理纂》、《评昭明文选》、《评钟伯敬集》、

《翠娱阁文存》、《诗存》、《古今文杓》、《明文钟吕》、《明实录识大编》、《古今分类诗选》、《明伟人传赞》、《怀湘》上下篇、《武林纪事》、《时筹纪略》、《四六小札》、《保釐石画》诸书。若疏稿则曰：“诸君且当焚草，予曷为存之？”

男敏树述

关于陆云龙的科举经历，《考述》中的介绍并不十分细致，笔者再补充以下内容：陆云龙在作于崇祯七年（1634）的《答朱懋三书》中说：“客岁妄意一第可芥拾，遂悉置米盐不问，乃枘凿之投，遭刖者三。迨至深秋，犹然一故吾，进退竟两无据。”可知陆云龙参加了“客岁”即崇祯六年（1633）癸酉科的乡试。为充分准备这次考试，他曾“悉置米盐不问”。对于这次考试他本是怀着必中的信心的，可结果依然是铩羽而归。这次失败对他的打击非常大，《答朱懋三书》中便充满着一种悲凉、抑郁的情绪^⑨。毕竟到崇祯六年，他已是四十七岁的人了，生活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真使他不堪重负。虽然目前尚无材料能够证实崇祯六年的那次乡试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乡试，但估计离他最终放弃科举的时间不远了。他在崇祯七年所作的《咏怀》诗（其一）似乎便是在总结自己的科举之路：“弱岁不解事，信此忠义肝。痛哭议天下，扼腕訾衣冠。指顾取功名，侃侃犯其难。天公故摧折，廿载铩羽翰。栖迟枪榆间，言念心欲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崇祯七年所作的一些诗歌中表达了不求仕进、终老田园的愿望。如《咏怀》诗（其二）中云：“鱼鸟足娱悦，书史历年岁。好友偶见过，一壶摘园荠。放言论今古，华烛灭复继。无端混城市，展转叹匏系。故园亦咫尺，春风自薜荔。”《幽人》诗中云：“所志陋伊周，何妨老山泽。泉声濯清梦，明月来佳客。适情琴一弦，富贵等鸢吓。”《夜眺》诗中云：“风雩学曾点，傲世思展禽。”据《家传》记载：“十五（按：时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受业同邑钱天岑先生，遂通诸经子史，工古文诗歌。尝自谓钱先生功，未易忘也。”如果将十五岁启蒙当作陆云龙正式进入科举之路的起点，那么到崇祯六年（1633），他

在科举之路上已经走了三十多年，这与他在《咏怀》诗（其一）中所说的“廿载铨羽翰”在时间上是不相吻合的。看来所谓“廿载铨羽翰”，是陆云龙用来专指自己取得秀才的资格后参加乡试而屡屡落败的情况的。如此算来，陆云龙考中秀才时已经二十六、七岁了，这是符合《家传》“始应童子试，受知邑侯朱公上禹。然数奇，屡扼于学使者。…久之，补弟子员”的记载的。陈庆浩先生在《〈型世言〉校注本序》中说陆云龙“二十岁即进学并参加乡考”^⑩，是不够准确的。

《考述》对于《家传》如下记载中的人物和事件，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

吴桥成兵部潜民，乍会于金坛，一见如旧识。时潜民自戍所特召车驾主事，鉴于时事，雅不欲行，贻书促之。潜民太息曰：“他人不足信，雨侯言是也。”赴都不半载，遂死闯难。

成潜民是何人？据《樵史通俗演义》第三十三回《褒忠臣权相市公，定爰书法司被逐》记载：“兵部车驾司郎中成德，字玄升，号潜民。顺天怀柔县籍，山西霍州人。辛未进士。谥忠毅。”又《剿闯小说》第二回《北京城文武偷安，承天门闯贼射箭》中的“重订死难名臣籍贯姓氏”也记载：“兵部武库司郎中成德（潜民），顺天怀柔籍，山西霍州人。（辛未）。”原来成潜民即是崇祯辛未（四年、1631）进士成德。《明史》卷二百六十六和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十一有传。史载成德因得罪了温体仁，遭其陷害，被谪戍榆林达七年之久。赦还后，他先是被任命为如皋知县，不久又被擢升为兵部车驾司主事，故而《家传》中称其为“成兵部”。由《家传》的上述记载可知陆云龙是在金坛初次见到成德的，结果两人一见如故。又知，鉴于时局的凶险，成德本来很不愿意前往兵部赴任；但在陆云龙致书劝说之下，他还是前往兵部赴任了。结果不出半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成德也随之自缢而死^⑪。这里必须指出，《家传》的上述记载中有两处不够准确的地方。其一，成德并不是吴桥人，《家传》所记有误。《樵史通俗演义》和《剿闯小说》皆记成德系“顺天怀

柔县籍，山西霍州人”；《明史》本传亦记其为“霍州人，依舅氏占籍怀柔”；《明末忠烈纪实》则直称其为“顺天怀柔人”。所有这些记载均未提到成德与吴桥有何关系。其二，《家传》记载“潜民自戍所特召车驾主事”，似乎成德从戍所直接便被召为车驾主事了。其实成德先是被任命为如皋知县，其后才被召为车驾主事的。

《考述》在介绍陆云龙的老师李清的情况时，仍谓“长篇小说《柁机闲评》可能也为李清所作”^⑫。关于《柁机闲评》的作者，自缪荃孙提出李清之说后，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承认，欧阳健先生《〈柁机闲评〉作者李清考》一文更是力证其说^⑬。其实，从《柁机闲评》与《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承袭关系来看，《柁机闲评》的作者为李清的可能性极小。首先，据莎日娜先生考证，《柁机闲评》在回目、讲史内容及诗词韵文等方面大量抄袭了《斥奸书》^⑭，而《斥奸书》的作者陆云龙是李清的学生，李清怎么可能在其所作《柁机闲评》中大量抄袭自己学生的作品呢？其次，《柁机闲评》第四十五回《觅佳丽边帅献姬，庆生辰干儿争宠》中说：“原来忠贤是（天启七年、1627）三月晦日六十生辰。”这是抄自《斥奸书》第二十七回《庆生辰群奸献谄，捷锦宁犹子封公》：“到了三月晦日，却是他六十岁生日。”谓魏忠贤的生辰是三月三十日，并不准确。宦官刘若愚在所著《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中对魏忠贤的生辰有明确记载：“逆贤生于戊辰年（隆庆二年、1568）正月晦日，自元宵节后，送寿礼者、做法事祝延签字者，每早乾清宫两丹墀几满。”^⑮可知魏忠贤的生辰是在正月三十日。而据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补遗》记载：“内臣刘若愚先为霍给谏维华、杨侍御维垣所纠，拟绞系狱。予于朝审时犹及见之狱中所著《酌中志略》，叙次大内规制井井，而所纪客氏、魏忠贤骄横状，亦淋漓尽致，其为史家必采无疑。”^⑯可见李清是读过刘若愚所著《酌中志》的，并对此书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确信“其为史家必采无疑”。如果《柁机闲评》为李清所作，那么他为何不采取《酌中志》对魏忠贤生辰的记载，而去抄录《斥奸书》并不准确的

记载呢？再者，《樗机闲评》抄袭《斥奸书》也给自身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樗机闲评》第四十七回《封王侯怒逐本兵，谋九锡妄图居摄》中云：“惟触忤忠贤坐罪者，如耿副使、胡副使、李主事、方御使、惠给事、李都督等，皆不稍从末减。”这段话系抄自《斥奸书》第三十二回《侯魏攘窃大内宝，臣僚拥立圣明君》：“当日以触恼魏忠贤坐罪的，如耿副使、胡副使、李主事、方御使、惠给事、李都督，俱不得稍从末减。”《斥奸书》这样写是照应前文，如耿副使（如杞）事见第二十六回《耿兵备不拜触奸，刘抚台趋炎卖友》，《樗机闲评》照抄这一段则没有前文照应。此外，《樗机闲评》第三十一回《杨副都劾奸解组，万工部忤恶亡身》中抄录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其“大罪二十”中云：“傅应星等造谋告密，日夜未已。”疏末又云：“其傅应星等，亦着法司勘问。”这显然与《樗机闲评》将傅应星着力塑造为一个正面人物相矛盾。凡此皆可证《樗机闲评》的作者不可能是史学名儒李清。

注：

①经笔者考证，《清夜钟》的作者确为陆云龙。参见拙文：《〈警世阴阳梦〉、〈清夜钟〉作者新考》，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转载）。

②笔者于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部都查到了题为《新镌启牒大乘备体八卷首一卷末一卷》一书，且皆为康熙十二年（1673）西陵卓观堂刻本。两处所藏该书在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仅卷首有关内容的排列次序不同。上海图书馆藏本排作：顾豹文《启牒大乘序》、陆云龙《小引》、陆敏树《凡例八则》、陆敏树《陆蛻庵先生家传》；南京图书馆藏本则排作：顾豹文《启牒大乘序》、总目、陆敏树《陆蛻庵先生家传》、陆敏树《凡例八则》。又南京图书馆还藏有一部《启牒大成备体九卷》（按此为图书馆的登记书名，“成”乃“乘”之误），存一至八卷及“卷之末”，包括顾豹文《启牒大乘序》前小部分在内的卷首其他内容已残失。《考述》中指出陆云龙“直至康熙年间，方有《启牒大成备体》九卷问世。陆云龙病逝后，其子陆敏树于康熙十二年（1673）重新翻刻成《新镌启牒

大乘备体》十卷,加品级考一卷为卷首。”(见《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第219页)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新镌启牒大乘备体》的“新镌”两字及其卷数可知其刊刻于《启牒大乘备体》九卷之后,卷首“品级考”一卷也确是在康熙十二年翻刻时添入的,陆敏树为该书所作《凡例八则》其五可证:“往刻四六,皆载官制,备一朝之典,以俟考稽。今明制既不相沿,《满汉品级考》新经奉旨刊行,板刻在官,未能广布。兹遵依首列,资考览焉。”该书一至六卷为陆云龙编撰,余者为陆敏树编撰。其中卷七所收大小启、卷八所收尺牒为陆敏树所撰,是作为范文收入的。该书是一部主要为官方文书提供各种场合下所用套语的工具书。陆敏树《凡例八则》其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部书的性质:“四六之兴,原于齐梁。奏记诸王,词尚工琢。后世相沿,大都故事抄掇,鲜能自出手笔。然当途往来通问,颇不可少,而世本皆不详备。先人晚年无事,遂成此编,皆出心裁,别无陈袭。”

③据此可知陆云龙祖籍海宁,在陆云龙祖父的时候从海宁移家钱唐。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一“陆敏树”名下引《碧谿诗话》记载较为具体:“湑山(按:陆敏树号湑山)世家海宁,迁钱唐之南良里。祖墓在青芝坞。”(见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六年序刻本《两浙輶轩录》卷一第六十七叶下半叶)

④《考述》中指出“李清为崇祯四年进士,授宁波府推官,崇祯十年离任;沈宸荃则为崇祯十三年进士,则陆云龙充当幕客、出入京师之时至少当在崇祯十年之后。”(见《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第219页)此处对于陆云龙出入京师、充当幕客的起始时间的考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只是没有交代资料来源,笔者补充如下:据李清《三垣笔记·自序》记载:“崇祯丁丑(十年、1637),予以司李内召入京,其明年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蒙毅宗烈皇帝亲策,简入刑垣。”(见《三垣笔记·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5月第1版)可知李清于崇祯十年从宁波推官任上离职,被召入京,崇祯十一年被擢升为刑科给事中。又据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六记载,知沈宸荃,字友荪,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光绪十年慈谿经畚塾刊本《海东逸史》[上册]卷六第四叶下半叶。《明史》卷276有《沈宸荃传》,见第23册第7082、7083页,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1版)可见陆云龙出入京师应当在崇祯十年以后。陆云龙在京师期间,大概是在李清、王勉斋及沈友荪那里充当非正式的幕僚。《家传》中记载他“间为诸公草章疏”,还特别提到他曾为沈友荪作“责难三疏”。陆云龙对自己这段从游经历还是比较满意的。《家传》中记载他曾经“叹息言:‘予不

获自用，幸因人维挽之。”虽然他功名无成，无法实现经世济民的抱负，但有机会“为诸公草章疏”，还是发挥了他的部分才能的。《家传》中记载他为沈友荪所作的“责难三疏”，便写得“感慨激烈”，致使“友荪抵掌称快，不待旦而上”。关于陆云龙的这段从游经历，顾豹文在康熙十二年为《新镌启牖大乘备体》所作的序言中也有所记述：“雨侯先生在胜国盛时故倦游，客诸侯所，有所口授，张十吏而语之，且读且行，吏长跽白曰：‘愿公少缓，手腕脱矣。’”从《家传》及该序言中都提到陆云龙的这段从游经历来看，这段经历在其一生中是比较有光彩的，因而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陆云龙对自己这段经历也是非常重视的。《家传》在记载了陆云龙所“撰述”的诸种书籍后引其语云：“若疏稿则曰：‘诸君且当焚草，予曷为存之？’”陆云龙并未像其他人一样烧掉自己在前朝从游期间所作的疏稿，而是将它们保存了下来。

⑤关于陆云龙在明清鼎革之际的情况，笔者再补充一条材料：李清《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记载：“沈常少胤培谕祭周藩归浙，邀友陆云龙同行，云龙曰：‘公在北以使事出都，不半月变作，今又行矣，时事如何？’胤培曰：‘君以为何如？’云龙曰：‘似乎要败。’胤培曰：‘还似等不得要败。’”（见《三垣笔记》第120页）

⑥《考述》中谓崇祯七年秋，陆云龙选评出版了《翠娱阁评选明文归初集》三十四卷。（见《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第218页）此前陈庆浩先生由于只看到过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首末已残缺的《明文归》，所以只能在《〈型世言〉校注本序》（载陈庆浩校点、王镛、吴书荫注释：《〈型世言〉评注》，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6页注18中据有关材料“暂定《明文归》刊于崇祯八年”。《考述》将《明文归》的出版时间系于崇祯七年是正确的，只是没有提出依据。按，笔者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曾经查到一部完整的《翠娱阁评选明文归初集》，该书卷首存有陆云龙所撰《明文归序》，序末署“时崇祯甲戌秋仲钱塘陆云龙雨侯甫题于翠娱阁中”，是知《明文归》当刊刻于“崇祯甲戌秋仲”即崇祯七年（1634）秋。此外颇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南京图书馆藏该书第二册中，总目中的卷一目录已佚，而代之以《翠娱阁近言》诗词卷中的《翠娱阁诗草小引》和《古乐府》诗目录；第三册中，在总目录结束后，则接以《翠娱阁近言》诗词卷中的《古乐府》部分。我们知道，《翠娱阁近言》也是在崇祯七年中秋刊刻出版的（参见注⑧），故而其中的一部分便被误装入同时出版的《明文归》中去了。

⑦《考述》中谓陆云龙于“崇祯四年，刻《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二十卷”

(见《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第217页)。按,笔者所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行笈必携》共二十一卷。

⑧《翠娱阁近言》四卷虽均署“甲戌(崇祯七年、1634)春夏艺”,但并非刊刻于其年夏天(《考述》即误将该书的刊刻时间定于其年夏天,见《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第218页)。由陆云龙在《翠娱阁近言自题》后所署“时甲戌中秋钱塘陆云龙雨侯书于翠娱阁中”,可知该书当刊刻于其年秋天。

⑨《答朱懋三书》也是了解陆云龙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而以前未见有人全文引述过此文,为了给研究者提供便于征引的完整资料,笔者谨将收入《翠娱阁近言》卷三的这篇文章全文抄录在下面(所据《翠娱阁近言》为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七年刻本):

弟少颇自负,砥名行,尚气节,期退不歉于伦常,进不缺于经济。雕虫小道,了不经心。特以舍是无可致身,不得不间为从事。乃机缘之左,叹邓禹之笑人;时事之非,作刘蕡之孤愤。今人无可告语,乃上而与陈死人作缘;更不堪庄语,乃妄而与齐谐辈作伍。然而非傲也,非诞也,一腔不得已。非仁兄孰鉴之哉!客岁妄意一第可芥拾,遂悉置米盐不问,乃枘凿之投,遭刖者三。迨至深秋,犹然一故吾,进退竟两无据。床头之黄,与才俱尽;巾中之白,随愁并新。门下亲故,秋叶不复作枝头之聚。噫!自非仆惯历世情,空花世境,何以堪此!牛衣泣染,所恃解事儿女子,委曲相慰。曰贾生才而夭,弥(按:“弥”应作“祢”)生才而杀,贫乃其常,幸存此身,不能作老鹰扬,犹可作老伏生,何自戚戚嗟嗟,更能消几番风雨耶!悲来填膺,令才智无可往处。近日欲属笔,而思不属矣。即忧不能杀人,幸可至头童齿豁。又恐老蠹鱼徒咽神仙字而不能化,况能树桑榆业也?清宵白昼,断简残编,其间汨没英雄不少。庸碌如不佞,夫亦何恨!所恨者,腐草犹能作焰,七尺躯竟以三寸管作塚墓,无以庇妻孥,无以答知己,不堪自问耳。扇一握,上有和韵呈郢。直以征弟之才尽,非敢云报,幸收之。

⑩陈庆浩《〈型世言〉校注本序》第6页,载陈庆浩校点、王锬、吴书荫注释:《〈型世言〉评注》,新华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⑪以上关于成德生平的记述参见《明史》第22册,第6868、6869页;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第172、17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清夜钟》第一回《贞臣慷慨杀身,烈妇从容就义》中也提到了成德殉难:“职方成德以母从子。”这是指成德之母在他死后也随之自缢而死。(参见《明史》本传)

⑫见《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3期,第221页。

为《全宋诗》补辑阮阅绝句一首

近读清光绪己亥(1899)续修的桐城望族《阮氏宗谱》，发现宋代诗人阮阅(字美成)为该族第四十一世。在谱中“阮氏先贤传赞”中，有一篇《宋郴州美成公传》。除这篇《传》外，《宗谱》还收有《江南通志·宋刺史閔休公传》。《宗谱·美成公传》除对阮阅仕履和性情作简略介绍外，着重录了他十首绝句，而所收《江南通志·宋刺史閔休公传》则主要记录了阮阅为政举措和所作诗文集。两《传》所记内容各有侧重，综合起来，可知阮阅生平创作概貌。该宗谱最初修于元至正壬午(1342)，离阮阅生活的时代仅两百多年，最后续修于清光绪己亥(1899)，出自清末安庆敬敷书院最后一任山长阮强之手，前后修纂达七次之多。舒城阮氏为桐城阮氏分支，两地相距甚近。因此，可以断定该谱对家族先贤事迹和作品的记载多可信。另外，该《传》中所录阮阅十首绝句中，有九首与《全宋诗》所收相同。另一首《遊紫微观》必有所本。现特辑录出来，以便今后出《全宋诗补遗》时，收录。《阮氏宗谱·美成公传》中《遊紫微观》为：

湖上西风折苇芦，小桥断岸柳疏疏。

谁人肯出丹青手，写作金蓬烟水图。

(胡金望)

⑬欧阳健：《明清小说新考》，第207至22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12月第1版。

⑭参见莎日娜：《〈柁机闲评〉与〈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比较研究》，载《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第204至216页。

⑮刘若愚：《酌中志》，第7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⑯《三垣笔记》，第41、42页。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